

郁達夫論

魏玉波編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郁達夫小傳

凌 梅

浙江富陽縣人，現年三十四歲，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他的文藝生活的開始，在他肄業杭州第一中學的時候，已有很密切的關係了。那時所讀的東西，大都是“花月痕”，“桃花扇”一類的東西。一九一一年去日本，翌年，當他十八歲的時候，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在這一年中，是郁氏與西洋文學接觸的起始，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獲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所讀西洋文學作品，有一千餘部。

改訂本
卷九十五
三！

那年

入帝大後，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熱烈，在一九二一年，創作了一部震動全國青年的“沈淪”，這部作品完全是描寫病態的青年的 Sentimental 之性的苦悶，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炸彈，作者的大胆無畏，頗為當時青年所熱愛，為描寫“情慾的憂鬱”之一部典型作品。

一九二二年從日本回國，這時郁氏正式開始交藝生活了。那時候創造社已在中國抬起頭來，郁氏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都是該社中堅，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亦相繼出版。一九二三年，“蕩蘿集”出版，其後又絡繹寫了不少的小說和散文，而其作品的中心，完全是描寫青年的病態的心理和頹廢的行動，而這許多小說，大都是郁氏的生活的實感，或描寫的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能博得廣大青年的同情與熱愛。

一九二三年九月，受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文學教授，這中間又作成了“秋柳”，“零餘者”，“十一月初三”等幾篇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在武昌大學任教，這一年郁氏的生活最為苦悶，文章一篇也沒

有做。病了半年。到廣州，任廣大教授，一九二六年回上海。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郁氏將自己的日記出版，名“日記九種”，在這裏面，記載着他和王映霞的戀愛歷史，從新把他從頹廢中救拔了出來。他在“鷄肋集”的題辭上寫着：“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這大約就是指的王映霞了。
原來文學家老眼之眩是捨得創新人

郁氏創作的特色，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青年的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他都如實地描寫出來。在郁氏的作品中，都是灰色的頹廢的人物，這是他的創作的特色。
勿子石通！

他曾主編過“創造月刊”，“洪水”，“大眾文藝”等雜誌。

去年他又到安徽大學去擔任過教授，但不久就回來了。現居上海從事於創作和翻譯。
而現在他都在上海杭州路已往電中他本

郁氏的作品，關於他的短篇小說，小品及論文等，完全收在“達夫全集”內。全集已出五集：第一
新編全集
官！

集包含短篇小說十一篇，第二集包含短篇小說八篇，第三集包含短篇小說及小品文字等十八篇，第四集包含文藝論文小品文及譯文等數十篇，第五集包含藝術雜論及批評介紹等數十篇。除此之外，長篇小說有“迷羊，”及“日記九種。”論文方面有“文藝論集，”“小說論，”“文學概說，”“戲劇論”等；翻譯方面有“拜金藝術”(辛克萊)，“小家之伍”(歐美小說選譯)等。

(本文選自讀書月刊)

此傳聞而石洋力子及嘉樂尤房

郁達夫論

目 錄

△郁達夫小傳

凌 梅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達夫印象記

匡亞明

△達夫的三時期

黎錦明

§‘達夫代表作’後序

錢杏邨

×從郁達夫說到咖啡店一女侍

著 谷

○論中國創作小說

沈從文

△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

甲 辰

§‘沉淪’

周作人

○‘沉淪’的評論

成仿吾

△‘達夫代表作’

陳文釗

△讀了‘達夫全集’以後

歐陽競文

賀玉波

光全漢書卷之六
眼紅則人成功成名
何命刻薄小人也 看云疏人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 達 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只是（學博）作者之意！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

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子孫所走的路，又是和我們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或是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來回頭一看，實在是可以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庸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自不覺的。平時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在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

這幾天說這些是什
麼話呢？

明明比創作
多也！

但以上比喻太為
籠統了！

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爲饑寒所驅使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幹，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淪”“葛蘿”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雞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成見”等等，來亂談一下。此之謂“閒話”。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畏廬的繙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

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舊書舖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舖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係，關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個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拼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我不相信那個時間郁先生
便可讀完那麼多小說！

和西洋文學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桂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到獨斯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可憐性情的書 3041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為最多。這是我與西洋小說發生關係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太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可憐性情的書 3041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要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個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

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店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會想不到將來以小說吃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不曾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篇東西寫好了之後，曾給在當時東京的幾位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並且背後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種體裁？”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博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不想到變遷會這樣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抬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季刊等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愈做得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年。

a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爲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爲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許多苦悶焦燥，然而終究作品還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爲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線裝書籍，結果終因爲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爲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的消逝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閒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

柳詒生遺稿

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鬥，還能夠從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原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一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個地步，若真的是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個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是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太太，因為她兒子想作一個小說家，“她兒子是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寫信去問 Maughan 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功。M. 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

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我覺得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OK.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作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人了做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OK. OK. !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爲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

專誠之意

我看，我覺得林浦豪不受感動呢！
可以將老林的作

這一個人的話，
這些話是

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
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
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時間沒有，不能
詳細的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
來當序。此係“鴉”集序又。

一九二七年八月卅一日午前四時於上海之寓所。

郁先生自己承認
他時常說即是他的私了！